



黄志远 / 著

文匯出版社

地噬蔷薇

黄志远 / 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蛇噬蔷薇 / 黄志远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0. 11

ISBN 978-7-80741-973-0

I. ①蛇… II. ①黄…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67663 号

• 黄志远谍战系列作品 •

蛇噬蔷薇

作 者 / 黄志远

责任编辑 / 张 衍

封面装帧 / 张 晋

出 版 人 / 桂国强

出版发行 / 文匯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上海译文印刷厂

版 次 /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20×960 1/16

字 数 / 300 千

印 张 / 19

ISBN 978-7-80741-973-0

定 价 / 30.00 元



第一章

1

庄蔷薇的噩梦或者说迷乱之梦缘于一夜情。

半夜，庄蔷薇从全身疲惫且又舒畅中醒来。客房里的灯光像她的心情一样朦朦胧胧。大概是很久没有得到这种满足感的缘故，尽管她知道搁在她乳房上的手不是丈夫的手，尽管她知道这平生惟一的一次荒唐应该立即结束，可她还是听任自己赤身裸体地躺在一个陌生男人的怀里。她不想离开温暖的怀抱后回到隔壁冷清的床上。

人世间的好多事往往出人意料。

庄蔷薇自己也想象不到会遭遇一夜情。旁人更难相信向来洁身自好的她会出轨，而且是和一个刚刚认识的男人上了床。

原本此刻睡在庄蔷薇身边的应该是她的丈夫刘海涛。

到这个江景度假村来度周末，是他们一周前就计划好的。今天是他们结婚五周年的纪念日。刘海涛发誓要在这一天好好陪陪她。庄蔷薇本想约几个好朋友一道出来玩玩，但刘海涛坚持要一个美妙的两人世界，庄蔷薇被他的

浪漫打动，便同意了。

如果不是突然的变故，这将是他们最美好的一个结婚纪念日。遗憾的是：刚刚把车开进江景度假村，刘海涛就接到了他们处里的电话，要他立即赶回单位接待重要客人。刘海涛无奈地和妻子商量是否改日再来，但庄蔷薇不同意，说一个人在这里看看江景也很好。身不由己的刘海涛只好让庄蔷薇先进事先定好的客房休息，自己赶回市区接待客人。庄蔷薇为此不快，但仍旧像往常一样没有发作，只要求刘海涛快去快回。谁知，快到晚饭时，刘海涛打电话来，说他因为要去杭州接另一个重要的客人，今天赶不回来了。把庄蔷薇独自扔在度假村，刘海涛也觉得过意不去，他提出请几个朋友来陪庄蔷薇，而他明天一早肯定赶过来。庄蔷薇让刘海涛放心地去忙他的事情，宁肯独自呆在度假村。

和刘海涛结婚以来，像今天这样的事，庄蔷薇已经不是第一次遇到。在市政府交际处工作的刘海涛忙，她和刘海涛结婚前就知道，也很理解刘海涛身不由己的苦衷。但今天的心情却是最差的一次，要不是度假村总经理亲自到房间来请，她连晚饭都不想去吃。

度假村总经理王建光并不认识庄蔷薇，和刘海涛也不熟。他来请庄蔷薇一道吃饭，完全是市政府交际处长给他打了电话，要他好好招待庄蔷薇的缘故。这当然是刘海涛在背后起了作用，也说明刘海涛心里放不下她。刘海涛的这个表现，让庄蔷薇的心情好了不少。

庄蔷薇就是在王建光请她的饭桌上认识林苦欢的。

当时，王建光向她介绍林苦欢是他们度假村的一个客户，是东北一家旅游公司的总经理。应该说，这个三十来岁的男子乍一见面给庄蔷薇留下的印象就不错。落座前，他得体大方地替庄蔷薇拉开椅子，还顺手替她挂好挎包。身为美貌女子，庄蔷薇对异性的殷勤早就习以为常，可今天林苦欢的细致入微还是让她很有好感。这取决于林苦欢做这类讨女人喜欢的事时毫无故作，脸上也没有旁的男人在这类场合会有的谄笑。五十来岁的王建光恰恰又是那种见了漂亮女人迈不动腿的男人，他对庄蔷薇的百般讨好，反倒像个陪衬人似地衬托出林苦欢的落落大方和有分寸。

王建光在向庄蔷薇不停地拣菜、敬酒时，林苦欢都在一旁默默地喝着他的酒。同为客人，王建光对他的冷落似乎也没让他有多大的不高兴。席间，他彬彬有礼地离席了一会儿。他和王建光的反差，令庄蔷薇格外地关注。



晚饭后，庄蔷薇拒绝了王建光去舞厅坐坐的邀请，独自回到客房看了一会电视，想起王建光说过度假村咖啡厅的夜景不错，就去了咖啡厅。

三面环江的咖啡厅确实风光和情调都很好。在那里，她碰到了已经坐下来喝咖啡的林苦欢。刚刚在一起吃过饭，她没理由选择独坐，便在林苦欢邀请后到他对面坐了下来。边喝着林苦欢为她点的卡布基诺，边和对方闲聊。在闲聊中，林苦欢的风趣、幽默、睿智让她感到愉快和佩服。也令她忘掉了结婚纪念日刘海涛不能赶回来的烦恼。其间，庄蔷薇情不自禁地对林苦欢谈起了她的医院，谈起到他们医院来就诊的那些干部病人。因为林苦欢对她的话题感兴趣，她连护士间争风吃醋的事也说给了对方听。一度甚至忘了和她在闲聊的仅仅是和她才认识不到两三个小时的陌生人。

意犹未尽时，急于下班的服务员来催促结账买单。时间虽然不早了，但庄蔷薇一点倦意也没有，她也很不愿意回到冷冷清清的客房里去。林苦欢似乎看出庄蔷薇的心态，建议道：“房间阳台上的风景也很好，要不我们去阳台上坐坐。我还带着点很好的咖啡。”

庄蔷薇欣然答应后才感到自己的孟浪。

林苦欢的房间就在庄蔷薇的隔壁，到房门口时，庄蔷薇本能地想拒绝到林苦欢的房间里去喝咖啡，但又不好意思让对方感到难堪，何况刚才已经答应了人家，林苦欢又半点轻薄的意味都没有。“那我喝杯你的咖啡就走。”她既像是安慰对方又像是安慰自己似地说着随林苦欢进了房间。

客房阳台窗外的夜景，确实不比咖啡厅那边差多少。等庄蔷薇坐下后，林苦欢给她冲了一杯咖啡。庄蔷薇捧起杯子喝了几口，放下杯子后，她被林苦欢眼里幽幽的目光撩得心头有点发烫，理智告诉她不该再坐下去。出于礼貌，她又喝了几口咖啡后便起身告辞。林苦欢含笑点头。他把庄蔷薇送到门口，拍拍她的肩说：“谢谢你给了我一个美好的夜晚。”

当林苦欢的手拍上她的肩头时，庄蔷薇突然感到心里一阵火烧火燎，像是想发生点什么又怕发生点什么。林苦欢的双手搭在了庄蔷薇的肩上，把她的脸扳向自己，目光灼灼地看着她的眼睛。

庄蔷薇条件反射地想推开林苦欢，可她那无力的挣扎反倒使自己的身体更靠近对方。她的身体被林苦欢搂到怀里，当嘴唇被林苦欢紧紧吻住时，她的全身便瘫软下来。只觉得身心都被一股急于发泄的欲望摄住，最终把她带进了癫狂的一夜情。

此刻，庄蔷薇虽然已经从激情中消退，可那股激情的余韵仍在微微地燃烧着她。令她不想就此抽身而退。她侧脸看着在轻轻酣睡的林苦欢，奇怪自己怎么会轻易地就被对方沾上了手。

应该说，以往她和刘海涛的性爱是美满的，并不比今夜的逊色。然而，少了的是那股偷情的刺激，缺的是偷吃禁果后胆战中的愉悦。她为此并不后悔。

困倦再次让庄蔷薇进入迷糊，她搂住林苦欢，心里掠过一个叹息：这个给了她美妙一夜的男人很快就会从她的身边消失，而她却永远也不会忘掉这个人、忘掉这个不可思议的夜晚。

庄蔷薇哪里知道：要不是林苦欢在那杯咖啡里放了点东西，她今晚是不会在心理和生理上那么快就被林苦欢征服的。

一条色彩斑斓的蛇缠上了庄蔷薇。

2

越野车快速地在高速公路上行驶。雪白的光束刺破一片又一片黑暗。

刘海涛几乎是玩命般地驱车往海景度假村赶。五周年纪念日把庄蔷薇一个人撇在远离市区的度假村里，令他感到愧疚。虽然，知道他难处的市政府交际处长已经为他打电话给度假村总经理，要对方给予庄蔷薇照顾。可他知道妻子最需要的是他，是要他兑现今天陪在她身边的诺言。

刘海涛离开庄蔷薇实在是迫不得已。到江景度假村后他接到的那个电话，其实是一个案情通报。被安全部列为重点抓捕对象的花蛇林苦欢在杭州杀人后逃逸。而刘海涛是刚被任命的专案组组长。他不得不赶往现场。一是和专案组的其他两个成员汇合；二是根据案发现场的线索制定下一步抓捕计划。

刘海涛从中国警察大学毕业后，就是直属总部的侦查员。沿江市市政府交际处科员只是他的一个身份掩护。但庄蔷薇并不知道。他隐瞒自己的



真实身份，既是工作的需要也是不让庄蔷薇为他担心，长年累月和形形色色的间谍打交道，家属不担心是不可能的事情，善意的欺骗因此而生。让刘海涛欣慰的是：庄蔷薇善解人意，从不因为他经常外出闹情绪。越这样他的内疚越深。特别是今天这样的日子，他自己都觉得太对不起庄蔷薇了。

近年来，刘海涛经常在通报中看到有关花蛇的讯息。这名代号花蛇的间谍，原是中亚一个已经崩溃的间谍组织的成员。他的组织被中国和中亚国反间谍机构联合铲除后，花蛇干起了独行间谍的勾当，流窜在中国境内搜集我方的军事情报，然后将此类情报出售给感兴趣的国外间谍组织。在刘海涛接任专案组长之前，花蛇已经在中国内地窃取了好几项重要机密。由于他不属于任何间谍组织，又是独来独往、行踪不定，无法搞清他下一个目标，因此抓捕工作进展缓慢。最难的是，到现在连他的真实姓名都还不知道，也没有他的照片。只知道此人三十出头，操东北口音普通话，专门利用和重要机构有关系的女性窃取机密。和他有过接触的几个人，在他获得机密后，几乎无一例外地死于药物导致的突发性心脏病。他的花蛇代号还是从国外几家谍报机构反馈过来的。

今天，刘海涛赶到杭州后，先和已经到达的专案组另两个成员叶尔肯、赵小钢会合，然后一同去了郊外的某导弹仓库。根据部队保卫干部的介绍：最近他们发现通讯干事孙美珍行迹诡谲，经常夜不归宿。领导找她谈话后，孙美珍交代近期想考研究生，所以在驻地附近租了间民房供复习用。今天上午，当地派出所给部队打来电话，说孙美珍在一间出租民房里死亡。经部队医院解剖，孙美珍死于急性心肌炎。导致她猝死的原因是服用了能使心脏极度扩张的药物。孙美珍死前有过性生活。至于她是自杀、他杀或误服药品致死还有待查实。据房东反映，房子是以孙美珍的名义租的。曾经听到过房间里有男人的说话声，但从未看见那个男人出入。孙美珍每次来都带不少吃的东西。孙美珍的丈夫远在大漠深处的导弹部队，近期没有来过杭州。因此不会是那个和孙美珍有染的男人。部队方面曾收到过有关花蛇的通报，发现此案和花蛇的手段相似，所以向国安方面通报了案情。

刘海涛来杭州之前已经仔细研究过花蛇的有关案卷，听完案情后基本断定孙美珍之死和花蛇有关。孙美珍是导弹仓库的通讯干事，丈夫又是导弹部队的军官，他们可以帮助花蛇得到他感兴趣的東西。这是他接手花蛇一案

后，第一次直接面对花蛇的案件，可惜，他面对的同样又是一桩无头案。按花蛇的习惯，是不会再在这里出现了。

刘海涛他们在杭州也不是一无所获。在反复询问后，房东回忆起一件事：有一天孙美珍因为两手都提着东西，所以在门口大声喊里面的男人开门。孙美珍当时叫出的名字好像是林苦欢。应该说，这是迄今为止花蛇一案惟一的突破。当然，刘海涛更清楚，要凭这个名字抓住花蛇是天方夜谭。

在杭州忙完孙美珍之死的前期调查，刘海涛他们回到部队安排的住宿地时已经将近凌晨。花蛇专案组的第一次工作会议，是在他们吃着夜宵时进行的。专案组的两个成员都是在领导要刘海涛接管这个组时，他点名要的人，虽然在之前他不认识他们。叶尔肯·萨帕热哈力今年二十八岁，这位有几分粗犷的哈萨克族汉子目前是额尔齐斯县公安局的副局长。两年前，叶尔肯协助国安破获了泛亚情报网，抓住了这个情报网的组建者张得江，致使这个曾对我边境安全造成威胁的间谍组织彻底崩溃。立了功的叶尔肯回到公安后，从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大队长的位子上升任县公安局副局长。刘海涛请求上级借调叶尔肯来协助破案，是因为叶尔肯对泛亚情报网及张得江十分熟悉，而花蛇曾经是泛亚情报网的成员。刘海涛选赵小钢来的原因是：这位刚从警校毕业不久、眉清目秀的小伙子是一个电脑高手，而从过去的几桩案子分析，他们要抓捕的花蛇同样是个电脑行家。刘海涛这次要从两个方面入手斗赢花蛇，一是原有的案情和情报，二是科技的手段。

夜宵吃完，刘海涛把分工也讲完了。根据他的布置，叶尔肯立即回额尔齐斯提审泛亚情报网原组建者张得江，争取从张得江的嘴里撬出对抓捕花蛇有用的东西来。这项工作早已有人做过但无功而返，不过刘海涛还是认为有重审一次的必要。鉴于叶尔肯和张得江的特殊关系，他认为让叶尔肯去对付不肯配合的张得江最合适。至于赵小钢，刘海涛布置他根据花蛇留在孙美珍这里的 DAN 进行比对，同时对林苦欢这个名字进行网络搜索。

等叶尔肯他们回房休息后，刘海涛立即驱车往沿江市赶。从这里到沿江市要两个多小时的车程，再到庄蔷薇现在住的江景度假村可能天都要亮了。但他仍决定不睡觉也赶回去。因为花蛇的这个案子，他和庄蔷薇又要聚少离多，他想尽可能把有限的时间分一些给庄蔷薇。

她是他心爱的妻子呀！





3

林苦欢轻轻地拿开庄蔷薇搭在他身上的手，下床走到窗前，坐在椅子上抽起一支烟来。这个位置既能看到窗外也能看到再次入睡的庄蔷薇曲线优美的睡姿。

这次的一夜情，对林苦欢来说是一个例外。走上职业间谍生涯以来，他还是第一次没有功利性地和女人做爱。以往，他接近任何一个女人都有很强的目的性。要么是要她们为他做事，要么是通过她们去接近某个目标。身为男人，他需要有性伴侣来发泄欲望，但他习惯了把发泄欲望和控制女人合并在一起。

当度假村总经理王建光告诉他，将在一道吃饭的是一个结婚纪念日丈夫不在身边的女人时，林苦欢并没有任何占便宜的念头。出道以来，凭着健壮的身体特别是取之不尽的钱财，委身给他的女人如过江之鲫，让他自忖任何女人都不会再令他动心。然而，乍一见到庄蔷薇，他就暗暗地被她吸引。在和庄蔷薇一道吃饭时，他仍只是把庄蔷薇当作一道风景来欣赏的。要是庄蔷薇对他和王建光有任何的轻佻，他更是会提前离席。出于谨慎，席间他去庄蔷薇的房间检查了庄蔷薇的行李，确信她是来度假后才又回到包房，继续欣赏庄蔷薇不失礼仪又把王建光拒之千里的表演。

当在咖啡厅再次见到庄蔷薇后，林苦欢便有了把她弄到手的念头。结果是他如愿以偿地把庄蔷薇弄到了床上。表面上看，两人的这段一夜情是出自庄蔷薇的自愿，可他知道，要不是他在庄蔷薇的咖啡里下了药，他想这么快让庄蔷薇不加抵抗地委身并不容易。他在国外弄来的这种性药有着神奇的功效，它能让服用者在清醒中产生心理和生理上对异性的需求，事后不会发觉上当而恼羞成怒。这药用在本来就对他有好感的庄蔷薇身上，功效便特别有效。会让她产生一切都是自己心甘情愿的感觉，即使后悔也只会怪自己一时糊涂。

现在，对刚才的那场性爱有所自责的倒是林苦欢自己。他有点怪自己不该随便动情，不该对不知底细的庄蔷薇产生感情，他清楚只要一着不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特别是像他这样刚刚从危险中逃脱的人，更不应该随便留情。

林苦欢是今天中午才从杭州逃到沿江市来的。

这次的危险也是他过多地贪恋女色造成的。本来，一切都如他所愿。为了获得中国即将进行的导弹演习机密，他千方百计地把能监听到导弹部队首长通话的孙美珍控制住，孙美珍已经被他迷惑得愿意把她丈夫也拉进来。在这种情况下，他因贪恋男欢女爱，多次同意原先住集体宿舍的孙美珍在他那里过夜。结果引起部队的怀疑。一听说领导找孙美珍谈话的事，他就知道事情败露是迟早的事，靠孙美珍获得情报不再可能。他被迫骗孙美珍服下致死的药物后，连夜逃离杭州。要是当初他能忍受孤寝，不准孙美珍留宿，中国导弹演习的机密他就得手了。不至于要另想办法。

林苦欢对中国这次导弹演习的机密志在必得。为此，他收受了一家间谍机构的巨额定金，准备把这次的活干完后回到国外享受无忧无虑的生活。他知道在中国的这两年，他“花蛇”既闯出不小的名头也引起了中国国安的注意，再干下去凶多吉少。岂料收山之作刚有了进展就毁于他自己的不慎。偏偏自己到了沿江市后，会又禁不住心魔作用，对有好感的庄蔷薇动了心、下了手段。要是再因此惹出祸来，他何以称得上是无所不能的花蛇？

自责归自责，当床上的庄蔷薇因翻身而露出雪白的裸腿时，林苦欢仍旧感到心头奇痒不堪，要不是今晚已经在庄蔷薇的身上耗费了太多的精神，他巴不得再次一享欢愉。像庄蔷薇这样的女人甘心委身的机会，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呵。

庄蔷薇再次迷迷糊糊地醒来。床头的小灯把房间照得昏暗、朦胧。她抬起头，看到站起身的林苦欢后，禁不住条件反射地唤了一声：“海涛……”

“你醒啦？”林苦欢掐掉烟头，朝床前走来。

庄蔷薇彻底醒了。这回她心里没有了羞羞答答的温馨，感到的全是惊慌、恐惧、羞耻。“不要过来！”赤裸身体的林苦欢令她发出尖叫。她想下床逃跑，但被单下光光的身体使她不敢暴露。只得用被单遮住自己的脸。

林苦欢对这样的场面并不陌生。要是庄蔷薇此刻还在他的怀里就不会这样反应。他来到床前，以为只要温柔地搂住对方再给点安慰事情就会过去。



但他遭到的是庄蔷薇更紧张的叫声：“走开！”

林苦欢把腿又从床上放下来。他退后几步，低声说：“你不要怕。”

庄蔷薇已从最初的慌乱中缓过来，她用被单裹住身体下了床，捡起地上的衣服躲进卫生间。

等庄蔷薇匆匆穿戴好从卫生间里出来，林苦欢已经在身上披了一件宾馆的睡袍。两人默默地对视一眼，都有几分尴尬。

林苦欢最先开口：“要走了？”

庄蔷薇点点头。她在为自己刚才的反应过度难堪。

林苦欢说着这种场合该说的话：“还能见面吗？”

庄蔷薇摇头，一丝柔意掠起又被她压下。

林苦欢张开手臂把庄蔷薇抱住。

庄蔷薇僵硬地让林苦欢抱了一会儿，内心深处，她并不想如此冷淡地分手，可苏醒的理智在逼她割断情丝。当林苦欢的手开始抚摸她后背时，她推开了他，怕自己反悔似地说：“我先生对我很好。我也爱他。今天的事，是我的错。请你记住：这是我们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林苦欢看着庄蔷薇掩门出去。被一个征服过的女人如此冷漠地撇下，是他和女人们的交往中绝无仅有的事。默立片刻后，他突然作出连自己都吃惊的决定：彻底地征服这个女人，带她浪迹天涯。

4

刘海涛远远地看到了江景度假村的灯光。

从杭州到沿江市再到另一端郊区的江景度假村，刘海涛开了三个多小时。虽然临近黎明，几乎是熬了一个通宵，但他却半点倦意都没有。有的尽是对庄蔷薇的歉意和爱意。

结婚 5 年，刘海涛自己都记不住多少次失信于庄蔷薇。每一次都是和工作有关，每一次都是让庄蔷薇无望的等待，以致他都不敢再对妻子有过多

的承诺。这一次度假，是他觉得再不陪庄蔷薇过一个结婚纪念日说不过去。昨天傍晚接到总部关于花蛇林苦欢在杭州作案的通报时，他为要不要赶去的问题犹豫过。如果他选择在度假村过一夜后再赶去杭州也没有人会指责他，上面已经把侦破花蛇一案交给他负责，如何做他有权决定，可他还是赶去了杭州。这并不是说庄蔷薇不如工作重要，而是他不想失去破案的时机。和每一次失约庄蔷薇时的心态一样，他总认为以后补偿妻子的机会还有很多，因此把领导交办的事放在了首位。

庄蔷薇是刘海涛高中同学庄辛勤的妹妹。大学毕业回到沿江市工作后，在一次同学的聚会上，庄辛勤听说刘海涛大学 4 年没有谈过恋爱，就开玩笑说要把妹妹庄蔷薇介绍给他。几天后，庄辛勤发了一个短信给他：请回答，为什么大学四年没有和女生谈恋爱的经历？他回答：因为我知道自己毕业后要回沿江市，而同届或小二届的女生中没有沿江人。我希望自己能和今后的妻子厮守在一道，所以读书时不去考虑恋爱的事。又是几天后，庄辛勤把妹妹庄蔷薇带到了他的面前。3 年后，27 岁的他和 25 岁的庄蔷薇结为夫妻。

和庄蔷薇恋爱上后，刘海涛才知道那个问题是庄蔷薇提的，正是他要和恋人厮守在一道的信念打动了庄蔷薇的心。当时，身为沿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最漂亮的护士，庄蔷薇身边有众多的追求者，既有青年才俊也有高干及富商子弟，与他人相比，刘海涛没有多少优势，但他以自己的实在赢得了庄蔷薇。

从恋爱到结婚后的这几年，刘海涛和庄蔷薇应该说是在恩恩爱爱中度过的。工作的原因，刘海涛经常要外出，但只要他抽得出时间来，总是陪在庄蔷薇的身边。庄蔷薇上中班他去接，庄蔷薇上夜班他去送。而庄蔷薇对刘海涛的工作也给予了很大的理解，从来没有因她需要时刘海涛不在身边闹过一次情绪，连生儿子时刘海涛为忙案子不能夜夜陪着，她都不发怨言。如同昨天这样的事，庄蔷薇也是笑着看丈夫开车离开的。庄蔷薇越是这样，刘海涛心里的歉疚越是深。有时，他还真希望庄蔷薇能骂他几句、发泄一下心头的委屈……

此刻，远远望着江景度假村的灯光，刘海涛的心里热融融的。他巴不得一步到庄蔷薇的面前，把这几个小时的牵挂连同在隐隐约约升腾起来的欲望都交给庄蔷薇。



庄蔷薇回到自己的房间就站在淋浴器下反复冲洗着自己的身体。然而，林苦欢留在她身体内的肮脏冲洗得掉，留在她心底内的感觉却怎么也冲洗不掉。

过去几小时里和林苦欢的偷欢，让她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向来清清白白的她，竟然在结婚纪念日和陌生男人莫名其妙地发生了一夜情，做出了对不起刘海涛和儿子小田田的事。矛盾的是：这次的出轨既没有改变她对刘海涛的爱又没有让她感到后悔。折磨她的是一个责问：我怎么会变得这样无耻？

叮咚——

门铃声意外地响起，把刚刚擦干水渍的庄蔷薇吓了一跳。她本能的反应是隔壁的林苦欢来纠缠了。她慌慌忙忙地披上宾馆里的浴袍，紧紧地系好腰带。站在紧挨着房门的卫生间门口，有些紧张而又发抖地考虑着要不要让林苦欢进来。

“谁呀？”庄蔷薇好不容易才发出一声。回答她的是又一声门铃声。

庄蔷薇更确信门外的是林苦欢了。她也下决心不把对方放进来，她怕自己禁不住诱惑又和那个人纠缠不清。她走到门口，低声说：“请你走开，不要烦我。”

“蔷薇，开门，是我。”刘海涛的声音在门外低低的响起。

“来、来了。”庄蔷薇变得更为紧张。她颤颤抖抖克制住慌乱，把门打开。

刘海涛走进房间。他听见了刚才庄蔷薇说的那句话。因为对妻子从无疑心且自己内心有愧，他把庄蔷薇的话理解成是对他的不满。“对不起哦。今天我实在是没法早点赶过来陪你。”他抓起桌上的瓶装水，一口气喝掉大半瓶，然后仰躺在床上，叹声说：“开了几个小时的车，累死我了。”

庄蔷薇暗自庆幸：要是刘海涛早半个小时回来，今天她就难以解释不在房间的事了。她有点心虚地看着丈夫，“你是特地赶回来的？”

“那当然。为了你，我整整开了将近4个小时的车。”刘海涛为自己表功，他想消除妻子的不满。

庄蔷薇有些感动和愧疚，低声说：“其实，你用不着赶回来的。”

“那怎么可以。最起码我也要赶回来送你回家。”刘海涛坐起身来。

庄蔷薇从刘海涛暧昧的眼神里看出了他的心思，以往，她会心神荡漾地

嘲笑丈夫几句，但这一刻她却心慌得厉害。

刘海涛在近乎麻木的庄蔷薇脸上亲了一下：“等我。”说着起身去了卫生间。

庄蔷薇喝了口刘海涛没喝完的瓶装水，竭力压制着狂乱的心绪。这几年，她和丈夫的感情很好，夫妻生活也很好，几乎可以说每一次的性生活都是美满的，每次刘海涛的需要也都是她的需要。但今天她却感到了恐惧，怕刘海涛到床上安慰她。再无耻，她也做不到刚刚结束和林苦欢的狂乱又激情四射地去迎合刘海涛，可她更怕刘海涛察觉出她的异常。今天是她和刘海涛结婚五周年的纪念日，她没有理由拒绝丈夫。

刘海涛很快就边擦着身体边从卫生间里出来，看到庄蔷薇还站着，他扔掉毛巾，张开手臂把她抱起来放到床上，然后去解她身上的浴袍腰带。

庄蔷薇心里像有一团猪毛在拱，等刘海涛掀开她身上的浴袍，手伸向她完全裸露出来的肌肤时，她才又羞又怕地再次用浴袍把身体掩盖起来，哀求道：“等了你一夜，我太困了。现在不要了好吗？”

“好，我也困了。”刘海涛有些失望地停止了动作，他在庄蔷薇的身边躺下来，手臂环抱住妻子。开了几个小时的车，又是熬了个通宵，他很快就发出轻微的鼾声。

庄蔷薇麻木地被刘海涛搂抱着。躺在深爱着她的刘海涛怀里，她第一次对今天自己的失节感到悔恨，痛责自己干下了见不得人的勾当。悔恨中，她翻身紧紧地搂抱住刘海涛，她发誓：为了洗刷今天的罪过，要一辈子好好地对待他。

突然，庄蔷薇又被另一个恐惧揪住：要是隔壁的林苦欢不知道她的丈夫已经回来，再来纠缠的话事情就麻烦了。结婚后，她对刘海涛的反应敏捷是深有体会的。平时，刘海涛不管睡得有多熟，只要房间里有异常声响，他立刻就会醒过来，并且能很快判明情况。

庄蔷薇被急出一身热汗，她从刘海涛的怀里钻出身坐了起来。她想给隔壁的林苦欢发出一个警告，但又不知道如何把信息传递给随时可能来敲门的林苦欢。到此时，她更感到自己的荒唐，都同床共寝过了，可她除了知道对方的一个名字外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甚至连林苦欢的手机号码都不知道，否则发个短信给他，她也就无须过多担心了。

夜，静得如同坟墓。



咔嚓——

隔壁房间的门锁发出轻微的响声。

庄蔷薇听到了隔壁有人出来的声音，这声音如同是坟墓里发出的异响，惊得她毛骨悚然，身体像受了惊吓的刺猬般缩成一团。她无声地在内心呼喊：千万别来敲门找我、千万——千万。

5

从隔壁房间里出来的确实是林苦欢。

林苦欢比庄蔷薇更早知道刘海涛来江景度假村的事。庄蔷薇回去后，他又来到窗前边抽着烟边琢磨着如何把庄蔷薇彻底弄到手。这个看似高雅冷漠，骨子里热情似火的女人给他的感觉十分美妙，令他无法舍弃。身为花蛇，会被女人迷住，对他而言也是件新鲜之事。不久，他便听到了刘海涛的车子在度假村庭院里的刹车声。在常人的耳中，这点车声不算什么事情，但在他听来，就是一件必须提防的事情。最起码他要判断车上的人会不会是冲他而来。干上独行间谍后，他已经杀了4个年轻的女人，以中国的法律，只要他被抓住，那就别想再活着走出监狱。

虽然凌晨时分的车辆声音让林苦欢产生警觉，但自信在过去的几个案子中自己并没有留下致命的破绽，他只是加强了些提防。接着，他就突然察觉到自己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那就是到沿江市后，他继续使用了林苦欢这个名字。以前每到一个新的地方，他都会换一个名字。这次，他逃到沿江市后，由于时间紧迫且必须找到一个安身之处，他迫不得已使用了在杭州使用过的名片，那张名片上，他的名字是林苦欢。虽然这张名片他只给孙美珍一个人看过，在杭州他也都是隐居在出租屋里，但孙美珍有可能对知心的人讲起过他的名字，出租屋的房东也可能听到过孙美珍叫他的这个名字。这次孙美珍的暴毙不可能不引起了军方或者国安的注意，如果追查下去，那林苦欢这个名字就会被通缉。要是度假村的总经理王建光在这间客房的登记上写

威胁，和他每次以不同的面目、不同的名字出现大有关系。这也使他格外感激张得江。可惜，他的这位精神偶像如今身陷牢狱，重获自由无望。

张得江是惟一知道林苦欢真实身份和底细的人。林苦欢至今安然无恙，和张得江没有出卖他大有关系。如果张得江向国安局透露他的底细，那他早就会锒铛入狱了。为这，林苦欢很感激张得江的义气。他甚至把现在所做的事情看作是在为张得江出气，是在向世界表明泛亚情报网的存在。

林苦欢虽然安稳地坐在快餐店里，但心情并不好。这次在杭州，是他干上独行间谍后最惨重的失败。刺探中国导弹演习的情报是他这次必须完成的事情。为这，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把导弹部门通讯官孙美珍拉下水，谁知不仅事情暴露，连他对导弹演习的用心也暴露无遗。在军方和国安严加防范的情况下，他想故伎重演难度很大。最要命的是他已经拿了人家的定金，如果在中国导弹演习前他拿不到相关的情报，他不仅名誉扫地还要赔得倾家荡产。所以，坐在这家快餐店里，他绞尽脑汁地考虑着如何找到新的突破口。

在慢慢地品着咖啡的时候，有个单独走进快餐店找人的年轻男子引起过林苦欢的注意，凭他的感觉，此人外表平静但内心很急。他和对方打了个照面后，又低头安详地喝着他的咖啡。

林苦欢要是知道在快餐店里转了一圈后出去的人是来找他的刘海涛的话，那他就不会再如此安详了。他更不会想到刚刚和他有过一夜情的庄蔷薇是花蛇专案组组长的妻子。

脑子里考虑着导弹演习的事，不时窜到林苦欢心头的却是冷艳的庄蔷薇。他怎么都排遣不掉庄蔷薇的影子。她现在会不会在和丈夫做爱？她会想他吗？诸如此类的问题烦着他。

林苦欢过去窃取情报成功的手段其实很简单，他往往金钱攻势和感情攻势并用，把一至两个能接近目标的女人拉下水，逼她们为他获得情报。一旦成功，他就造成被利用者正常死亡的假象，自己逃之夭夭。

现在，林苦欢面临的困境是短时间内找不到可以利用的女人下手，惟一能接近的庄蔷薇只是一家普通医院的护士，除了他对她有了感情依恋外，庄蔷薇不可能帮得上他什么忙。

一筹莫展中，林苦欢断断续续地回味起昨晚和庄蔷薇交往的经过。蓦地，庄蔷薇曾经说过的一件事让他灵光一现。